

鄧匪至日換「約」及展開統戰活動

沈 旭 步

日本與共匪於八月十二日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繼而於十月廿二日，由鄧匪小平率同大小嘍囉四十名，至東京進行換文。鄧匪小平在日，還展開了多方面的統戰活動，造成惡劣的影響。對於日本的親匪傾向，鄧匪的醜惡行徑，在我們來看：應以「一擱一條痕」的心情，紀錄下來，加以分析探討，並在中日關係的新仇舊恨中，記下一筆新賬，進而找尋於我有利的因素，來扭轉形勢，全力進行，爭取反共復國的勝算。

日匪雙方於八月十二日在北平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之後，匪方匆匆於八月十六日就召開「人大常委會」予以批准；日本却遲至九月十八日才召開國會議臨時會議，並於十月中旬才進入討論這一「和約」的議程。當日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於十月十四日進行審查時，眾議員中山正輝發表意見，認為共匪是一個危險的政權，日本與其締結所謂「和平友好條約」，對日本人民來說是「悲劇」。另一位眾議員濱田幸一贊成這一意見，並宣稱他將反對批准該項「條約」。

十月十六日，該「約」被提至眾議院院會，表決時，中山正輝、濱田幸一和林大幹等三人公

開反對，而且手牽着手高聲大呼：「我們反對這個條約！」此外，眾議員加藤六月、藤尾正行、稻垣實男、竹其輪等在表決時憤而退席，還有四十多人拒絕出席，包括：岸信介、椎名悅三郎、灘尾弘吉、中尾榮一、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渡邊美智雄、坊秀男、長谷川峻等人。不過由於左派各反對黨一致投票贊成，才使眾議院得以通過此案。

跟着此案送往參議院，於十月十七、十八兩日進行討論。參議員玉置和郎、源田實二人反對，他們的理由是：該「約」的簽訂，不符合日本國家利益，並危及亞洲的和平與安全。玉置和郎又向外相園田直質詢有關開發釣魚台列嶼附近海底油田的問題，園田答覆時，承認這是一個大問題，將來為了探測和開發這一地區的海底石油資源，日本可能和共匪發生重大的衝突。另外，佐藤信二、堀江正夫、楠正俊、秦野章、町村金五等二十四位參議員拒絕出席，在表決時，又有原文兵衛、森下太、系三英太郎、林寬子、志村愛子等退席，表示抗議。結果，仍在十月十八日下午通過。(註)

國會衆參兩院通過之後，日本內閣才在十月二十日，正式通過「日匪和平友好條約」全文，

並呈請日皇裕仁簽署。恰好趕在鄧匪小平訪日之前，完成其法定的手續，在國會討論的過程當中，日本內閣所竭力澄清的主要問題有二：

——日本不會與共匪在軍事上合作：防衛廳長官金丸信首先於十月十四日告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謂日本不考慮與共匪軍事合作，目前沒有雙方軍事人員互訪的計畫。首相福田赳夫繼於十月十六日，在眾議院會中答覆詢問時說：「日本不會與共匪在軍事上合作。」然後又進一步強調稱：「日本永不會協助共匪武裝部隊現代化。」——謀求蘇俄的諒解：日本既要和共匪訂「約」，又想蘇俄能夠諒解「約」中的「反霸條款」不是針對它的。故福田在國會中說明，日本將會繼續謀求與蘇俄解決「北方領土」的糾紛，言下之意，只要獲得蘇俄諒解，就能和蘇俄進一步討論簽訂和約。

在這種種模糊的影像下，日本國會終於在財閥的指使，和各政黨不同的需要下，通過了這個具有後遺症的日匪「和平友好條約」。

鄧匪小平一行，依約定在十月廿二日，由北平徑飛東京，進行換文。在它們未到達以前，日

本朝野人士已有各種反應：

第一種是抱着戒慎的心情，希望減少惡劣的影響；像參議員秦野章，就曾在十月十八日向國會發表意見，指出：共匪過去一再表明不干涉他國內政，而事實並非如此，所以他要求福田首相向匪方提出交涉，要求鄧匪在訪日期間，舉凡正式場合，絕對不能干涉日本的內政，並且要鄧匪就此提出公開的保證。另外，「朝日新聞」也提出警告，要日本國人別因共匪推行「四個現代化」而利令智昏，自陷泥淖。

第二種是反對的情緒與行動：自十月廿日起，反共的日本人士陸續採取以下的行動：

(一)三十一歲的水上清藏，是日本革命黨的地方領袖，他於十月廿日準備闖入興建中的共匪「大使館」，而被警方逮捕。他告訴警方說：他想將一面手製的中華民國國旗交給共匪駐日僑「大使」符浩，以抗議鄧匪小平訪問日本。

(二)警方預料，全國有八十八個極右派團體發起示威運動；全國有二萬五千名極端右翼份子，計畫在鄧某訪問期間進行騷擾和動亂，其中一項辦法是每天開車在街上用擴音器進行示威。因而警方預定動員六萬五千名警察保護鄧匪一行四十人。還要派人監視六十名右派領袖的行蹤。

(三)三十八歲的平澤晴男，是日本革新黨黨員，於十月廿一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到總理官邸前切腹自殺，以抗議日本與共匪簽訂「和約」，及鄧匪小平訪問日本。他準備了兩封遺書，分致福田首相及園田外相，內容說：日本與共匪簽訂「和約」，不符合日本國家利益，並為日本帶來後患。

。為日本百年大計設想，他以生命為賭注，向日本政府死諫。後來他被警察送往醫院急救，已無生命危險。

(四)十月廿一日上午，有兩百多位右翼團體份子，穿卡其軍服，戴鋼盔，分乘三十一輛車子，車上插着戰時的日本太陽旗，裝置強力擴音器，在東京市中心區及首相官邸四周進行示威，他們高呼反對日匪「和約」，並要求外相園田直辭職。

(五)十月廿二日，也就是鄧匪一行到日之期。兩名日本人，四十三歲的「保皇會副會長」野和武史、三十八歲的「青年雄志會隊長」清田政俊，於下午一時，爬上了東京鐵塔頂端，他們頭上各圍一面日本國旗，高呼「反對日中（共）和約」、「鄧小平滾回去」等口號，日本鎮暴警察予以包圍，僵持了兩個多小時，才接受勸告下來。

(六)在鄧匪小平一行抵達羽田機場之前，有六十六輛右翼團體的大卡車，集體在機場示威，其中二十輛準備衝進機場，但因警衛森嚴，未發生事故。

(七)十月廿二日晚，又有兩名極右派青年，在外相園田官邸附近被捕。前後彙計被捕的已有四個青年。

(八)十月廿三日，是日匪簽署「批准書」的高潮，反對的人士乘坐有音響的車輛，車上飄揚着中華民國的國旗，在東京遊行，他們高呼「打倒中共」的口號，懸着「弔迎鄧小平」、「處死鄧小平」等標語。另外又有一名三十一歲的青年小川一彥，拿着一封反對日匪簽「約」的信，企圖衝入福田首相的官邸，而被以「擾亂公務」的罪名逮捕。

逮捕。

可見日本政府與匪簽訂「和約」，是衝着這無數日本人士的反對，而且蔑視許多日本青年的生命和熱血，而作的違心之論。

第三是日本政府的一意孤行，除了前述的種種警備措施之外，還有令人遺憾的：日本外務省屈從了共匪方面的要求，拒絕發給採訪證件給持中華民國護照的記者——香港時報記者盧冠群、台北中央日報記者黃天才。南韓的記者也受到同樣的待遇。日本外務省提出抗議。顯見日本政府也違背了新聞自由。

三

鄧匪小平一行，在日本人的反對聲中，於十月廿二日到達東京。廿三日他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簽署「和約」換文，由園田直和黃匪華當眾表演，福田和鄧匪小平在旁作證，然後互以香檳致祝，還互吻兩頰親熱一番。

鄧匪繼即在日展開其損人利己的各種統戰活動，包括：拜會、會談和公開發表言論。在拜會方面，他捨棄了共黨的教條原則，去晉見日皇裕仁。又拜會了前首相田中角榮；與已故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家屬，又對已故政黨份子如社會黨的片山哲、自民黨的石橋湛山、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和村田省藏的遺眷施以顏色。此外還與在野黨負責人飛鳥田一郎、竹入義勝等會晤。可說每一動作都具備了離間、拉攏的政治作用。唯一的例外，是日共的主席宮本拒絕和鄧匪

見面，因為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日共便與共匪處於對立的地位。毛匪稱日共為「修正主義」，同時反對他們的歐共政策。在拜會中，也可以把參觀包括在內，鄧匪一行除了十月廿五日以前在東京進行各種活動，至十月廿六日以後，則徜徉山水，遊覽京都、奈良等風景名勝，過其「資本主義式」的生活了。然而即使是參觀，鄧匪也處處不忘籠絡日本人，例如他參觀日產汽車公司的座間市分廠時，在「嘉賓留言錄」中寫道：

「我從偉大的日本人民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我對他們的勤勞勇敢深致敬意。」又在口頭上說：「我現在開始真正明白甚麼叫做現代化。」這口頭的不費之惠，贏得了日產贈送一輛「總統型」的豪華轎車。

鄧匪一行與福田政府之間，在十月廿三、廿四、廿五等三日，會談了兩次，第一次的談話，據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太郎透露，談到以下各項問題：

(一) 鄧匪指責蘇俄繼續增強其核子及傳統武器，謂由於有爆發戰爭的危險，所以共匪要從事作戰準備。美俄之間雖然努力「低溫」，但帶有「欺騙性」。

(二) 鄧匪強調：共匪支持美日安保條約及日本保留自己的獨立。

(三) 鄧匪預料越南不會對共匪採取任何敵對行動。越南親俄是因為蘇俄在越戰末期大量援助越共；越共疏離共匪，是認為共匪妨礙其組織「中南半島聯邦」。

到了第二次，即廿五日的談話，談得很多，

範圍也更廣泛。其中最主要的仍少不了蘇俄問題，鄧匪攻擊蘇俄對日本與匪幫是一種威脅，因而在兩天剛剛生效的「日匪和平友好條約」成爲抵制蘇俄影響的基石。

他們又談到朝鮮半島的形勢，兩人一致認爲南北韓之間大概不致重動干戈，他們一致認爲兩個韓國應在長遠的未來，依靠自己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不過，安倍晉太郎指出：日匪兩者在韓國問題政策上有基本的不同。

對於日匪間的關係，鄧匪雖然扯到釣魚台的主權，說這一代的日本人及「中國人」，無法解決釣魚台的所有權問題。這是要賴掉他在北平向園田直所講的話，同時面對海內外千千萬萬愛國的真正中國人，不能不要這一記花鎗。他更無恥的扯到中美關係，重申匪方提出與美國「建交」的三個條件，即所謂「斷交、廢約、撤軍」，並謂匪幫正等待美國考慮答覆這三個條件。

美國政府對此的反應極其靈敏，其國務院發言人甘農在十月廿六日的例行新聞簡報中，指出兩點：(一) 華盛頓與北平未就「關係正常化」一事，舉行正式談判；外傳關於「正常化」的正式談判正在進行，乃是「誤傳」。(二) 鄧匪小平在東京祇是重述他過去已經說過若干遍的「條件」，並說北平正在等待華府的答覆，「而我們未給予答覆」。

鄧匪在東京公開發表言論前後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條約」換文儀式中，他只講了一些應酬話，涉及實質的問題不多。第二次是在福田主持的晚會中，他攻擊「霸權主義」是威脅國際安

全、世界和平的根源，認爲日本和共匪締結「和約」，規定反對此種「霸權」，是一般國際條約中的創舉，將普遍受到愛好和平者的歡迎。第三次是在日本記者招待會中，把他以上歷次公開的發言，以及第一次和共匪經濟貿易關係團體集會的講話，作了總結，並提出更露骨、更具有陰謀的說明。如：關於世界問題，他認爲新的大戰危機，係客觀的存在，各國人民必須保持警覺，加強團結，積極準備。關於朝鮮問題，他說南北韓和談進行的條件，是美軍必須先自南韓撤退。在兩分的國家中，日本也有百分之一的領土，係在分裂狀態中。日本和共匪所訂的長期貿易協定，總額二百億美元並不夠，應再擴展兩倍甚至三倍。

由此看出，鄧匪在日施出混身解數，其對象實在是多方面的。單以對日本人來說，他鼓勵日本工商界，多和匪幫貿易合作，志在促成共匪的「現代化」。在政治上，他打擊了日本左翼的黨派，企圖對福田競選連任給予助力，但實際上他會晤了田中角榮，大平正芳也許成爲真正的受惠者。他迭次抨擊蘇俄「霸權主義」，特別創出日本也有百分之一領土分裂的說法，旨在堅定日本反俄意氣，拉緊日本進入它反俄的國際統戰陣線。至於他談及朝鮮半島，談及「中美關係」，可說是對整個亞洲遠東形勢，都投注了挑撥離間的種子。蘇俄、韓國都已有了反應。我國政府在日匪八月間初簽「和平友好條約」時，已經有過正式的評論，故這次對鄧匪的醜惡言行不再予重視，而不加論列，不過民間輿論的批評和分析還是很多的。我們把鄧匪言論，大體作以上輪廓的複

述，毫無長敵人志氣的意思，而是要加強知己知彼的深度，並且期望在日本這一個重要的據點上，對敵展開各種應有的奮鬥。

四

日本人的外交技巧並非高明，這有二次大戰前後種種史料可資覆按。這次對匪簽訂「和約」，其整個過程，以及得失利弊，都是頗值得推敲的。駐東京的一名西德記者，在十一月一日報導了日本學術界，甚至外務省的疑慮，他們就憂兩點：

其一是日本與共匪對條款的重點看法不同，匪幫及鄧匪本人一再強調這項「條約」的重心是在所謂「反霸權」條款，日本對共匪「現代化」的協助祇居於次位。這樣不但會疏離蘇俄，也會疏離東南亞國家。

其二，日本的主要興趣固然在對匪貿易，但共匪是否比蘇俄更能作日本較佳的貿易夥伴頗可爭議。共匪與蘇俄提供的大約是相同的產品以及相同的條件，但在經濟方面，蘇俄將是更有趣和更進步技術的夥伴。莫斯科的商業也較少受內部政治起伏的影響。日本人士對共匪內部的穩定問題，深感憂慮。

這些就憂都是實際的，現在已嫌遲了一些。我們觀察，日本對匪簽訂「和約」，已導致兩個可怕的後果：

第一、日本福田內閣的外交，誇稱為「全方位外交」，表現在日匪、日俄關係上，就是「等距離」外交。現在對匪簽「約」，等於一面倒，

所謂「全方位外交」、「等距離外交」都已破產。蘇俄對此約的反應，不會止於言詞的攻擊，它必會在軍事、外交等方面，加強對日本的壓力。現在已有在擇捉島和國后島駐軍，支持孟加拉和日本競爭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等行動；而日本爲了對抗蘇俄，勢必加強防衛力量，走上「再武裝」的途徑。

第二、共匪有其擴張的先天衝動，而且有與蘇俄、美國爭霸的野心，早在毛匪周匪時期，就有過「超英」、「趕美」的論調。現在華、鄧等匪不惜修正毛匪主張，進行「四個現代化」，就是它要逞霸的證明。日本不惜養虎爲患，以資金、技術、物品等來幫助共匪「現代化」，其後果是難以預估的。

由此可以得一結論，日匪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不但沒有增加遠東和平的契機，反而增加了潛在的戰機。後一代的歷史家必然將責備今天的日本當政者。（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註：日本參眾兩院表決情形，多取材於聯合報東北亞特派員專電。



書名：普通物理學 第一冊
（大學叢書）

作者：方聲恆

定價：九六元

頁數：三四六頁

本書原著者薩本棟教授，係我國物理界耆宿，研究講學，蜚聲國際。其原著始於民國廿年間世，暢銷多年，今以科學新智一日千里，本館不忍見此優良教本從此湮沒，乃延請方聲恆教授改編，配合新知，添賦新貌，補增問題及習題，是爲修舊科學學子所必讀。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